

此生不換

作者: 一二四

Powered by [紙言](#)

#1 千年道行不及愛

兩個月前，在一個充滿著狐狸騷味的房間，隨處可見一對郎才女貌的情侶合照。「快躲開！」一道女聲叫道，一道銀光閃過。男人臉上多了條觸目驚心的傷口，傷口破壞了他在照片上的英俊瀟灑，他憤怒的神情亦取代了穩重的表情，受了傷的他仍然堅定地站在絕色美人的身前，保護著她。他憤怒地問道「你們為甚麼要趕盡殺絕？」

聞言的七位驅魔小隊隊員，只有林書桐有所動容，其餘的人依然無動於衷，手上的武器仍然指著他們。

「隊長，妖物已經無力再戰，是不是……」林書桐問道。

「隊長，不可」趙嘉琪說。

「但是那男人不是妖魔之流」還沒等書桐說完，面前的男人，不顧一切向小隊撲去。

「嗒嗒嗒」的槍聲此起彼落，男人的身子被打的粉碎，只留下了一聲「小狐，快跑！」

眼見愛人死於眼前的狐妖並沒有藉此逃走。悲痛的神情依然掩蓋不住她傾國傾城之顏，傷心欲絕的她脫下了紫色的絲質上衣，露出了她凝如羊脂的肌膚。使她的絕色及媚術在不知不覺間迷倒驅魔小隊的男隊員，連女隊員也沉迷其中。在山峰之下的平原處，有一顆綠色的妖丹慢慢浮出。

狐妖帶著怨恨地說「以我千年道行化為塵土，詛咒你們永生永世無伴終老。」

妖丹燃起了粉紫色的火焰，燒出了灰塵，被驅魔小隊的人吸入其中。這時，他們才清醒過來，在最後一刻，妖丹化成七道火焰向他們射去，狐妖亦隨之化成塵土。

「小心」隊長一下把趙嘉琪護在懷中，林書桐被火焰擊中腦袋，在昏迷前一刻，看到隊長背部被兩道火焰擊中。

任務後數天，書桐在醫院奇蹟般的速度醒來，身邊只有一個道士打扮的老人，

「臭老頭，那天發生了甚麼事」，老道把一張名單給我。

名單上是驅魔第七小隊的人，五個紅色「死亡」印在上面，只剩下林書桐和趙嘉琪，書桐望著名單沉默許久。

「老頭，究竟甚麼是妖，甚麼是惡？」

「老頭，為什麼他們願意為了別人而犧牲？」

老道輕輕一嘆「這些都要靠你自己去尋找，對於每人，都有只屬於他的答案。」

「嘟嘟」手機響了，打斷了書桐的回憶，收拾好情緒，一看原來是東區法師聊天群傳來訊息，她打開聊天群，陳老師發出【東區天主教學校出現了大量妖物聚集，參加者還尚欠兩人】的訊息。書桐想著反正退出了驅魔小隊，也沒有特別的事做，【茅山 林書桐】發出去，同時，「正道門 葉藍」的訊息也出現，剛好齊人了。

【天主教學校四人除妖隊】欣欣已經添加了你，書桐心想速度真快，而且是四人，還想著只有兩人。

【大家好啊，我是茅山的林書桐。】

【你好啊，聽名字就知道是漂亮的女孩，我是無極門的陳子銳。】

【歡迎，我是天音門的張欣欣。】

【你好，我是正道門的葉藍。】

【我們約個時間出來碰面好不好】陳子銳問。

【好啊，就約在明天中午東區車站的咖啡廳吧】書桐回覆。

#2 有緣千里來相遇

東區車站是一個繁華的商業區，附近的都是些大商場，車站也是興建在太古廣場的地下層，一出車站後就是琳瑯滿目的商鋪，連鎖食店、服飾店和化妝品店，雖數量繁多，卻有點單調，就像這個東城的除妖界。

書桐走進約定的咖啡店，是一間昏暗的燈光，牆上是四幅代表權杖、金錢、聖杯和寶劍的壁畫，書桐找了一個靠角落的位置坐下，檯上是一張藍色和印有生命之樹的檯布，與她一身粉紅色改成道服的小洋裝，顯得格格不入。果然，這個突兀的可愛姑娘一眼就被到來的男子認出。

男子淡淡地說「你好，我是葉藍，你應該就是茅山的林書桐吧。」

「對啊」書桐打量著眼前的男子時回應道。

一身素色的衣服，帶著一幅黑色粗框眼鏡，就是一幅書蟲的打扮，葉藍坐下後把手中的書放在檯上。「果然」書桐心想，望了眼檯上的《道德經》再說道「你們正道門是不是都是一群書呆子」葉藍依然是那冷淡的語氣回應道「讀書能悟天下理。」

「你們在談論甚麼」一聲爽朗的聲音，伴隨著笑聲打斷了對話，書桐眼看來人身穿灰色短袖牛仔褲的男子，想來是陳子銳了。果不其然，從陳子銳的自我介紹中得知，他是從南區剛剛搬來的，對東區不是太熟識，所以問了一些關於東區的事情，正當葉藍想解答時.....

「抱歉，我來晚了」一把怯生的女聲伴隨著歉意傳來「我是天音教的張欣欣」，來人是位扎著雙馬尾，穿著白色修道士長袍的矮小少女。陳子銳急不及待讓她坐下並說「快說說東區風土人情」，葉藍用那毫無聲調的聲音說：「你是知道的，清綠城分為東、南、西和北區，四區的盡頭就是西區的修仙台和另外三區的死海.....」

「東區大致分為本區、舊城區和大大小小的離島，本區包含了東區最發達的九成以上的領域，而舊城區則是主要是販賣奇珍異寶的地方，類似黑市的概念。至於為什麼會有聊天群的出現，源至兩年前一場大戰，各門各派道行高深之輩，一夜之間傷亡慘重，所以科技驅魔會把各門派收入旗下，門派之名亦只用作區分修道之法。所以現在東區眼是看是五花八門，其實所有法師都隸屬於科技驅魔會，而科技驅魔會的旗下分有十二隊驅魔小隊和我們這些不在編制的法師。但亦因如此，東區亦不像別區有正邪門派之分，只有種族之別，把仙、人、妖、魔分為四等，以仙為至上，魔為至下，妖尚且可教化，但逢魔必除，當然於我而言，不除妖魔，難成正道。沒有了門派，不在編制的法師只好在聊天群互相聯繫。」

「哇，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背書機」書桐打趣道。

陳子銳聽後說道「感謝葉兄，看來東區與南區是截然不同，我需要時間去消化。」

「那你們知不知兩年前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欣欣興奮地問道。

「不清楚，知道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避世不出，根本沒有一丁點消息漏出」葉藍道「好了，我們該談正事了。」

「對對，除妖之事如何應對？」書桐急忙道。

陳子銳提議「要不要先把大家的能力說說？」

「好」書桐附和道「那由我先開始，我是使用符咒和這把」書桐說完就拿出背包裡的桃木劍。

「我可以利用八支旗子設立一種保護和一種圍困的陣法」葉藍緊接著說，看了眼桃木劍補充道「另外懂一點劍法。」

「我只懂一些催眠之法」欣欣說完後拿出背包的笛子「用這個吹出樂章，使妖昏睡不醒，妖力愈強，受的影響愈大。」

「終於到我了，我用的是大開大合的刀法」陳子銳興奮地說。

經過一陣討論，以葉藍和陳子銳打頭陣，書桐和欣欣在後掩護為結論，並且把時間約在了今天晚上後，眾人就此散去。

#3 我在光輝你在冥

清綠城的夜晚熱鬧繁華，書桐因為收到一則短訊，來到一條昏暗的小巷子。

突然，感覺身後有一道勁風，連忙向旁邊一閃，轉頭一看，是一個身穿軍服的女子，面貌被黑暗遮掩。

「來得真慢，不過身手有所增長」女子見書桐來到冷冷地說「小隊就剩我和你，你不要太輕易就死了。」說完後就把手中的長袋丟給了書桐。書桐連忙接著長袋，打開一看，原來是在驅魔小隊時配發的武器。

對於女子不顧規矩，專程送來裝備，書桐只能以九十度鞠躬，重重地道謝。女子也沒多說甚麼，轉頭就走，很快就融入漆黑的夜裡，消失不見。書桐看著長袋想到了剛剛進隊的時候。

那時書桐剛剛從老頭那學了一年的道術，也許她天資過人，一年時間，已經把茅山的的基本法術學完了，雖然可能是經驗的原因，大部分也未能在實戰中施展出來，但老頭眼看反正沒甚麼可以傳授她，便把她丟到驅魔小隊去磨練。但是萬萬沒想到，原本想在驅魔小隊磨練茅山法術，因緣際會，在這裡第一次接觸這名為『槍』的東西，還沉迷了，結果，法術不進反退。

就在此時，「叮鈴鈴」手機的鬧鐘響了，打斷了回憶，急急腳地離開。

穿過一條條燈火通明的街道，來到了一處與外面街道截然不同的地方。這裡的路燈一閃一閃，彷彿隨時就會熄滅，走在昏暗狹窄的街道與人喘不過氣，沿路四周的樹木也是干枯焦黃，了無生氣，難免讓人神經繃緊。

腳下傳來一聲「咔嚓啦啦」，書桐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包開了的貓糧，她心裡在想這處了無人煙的地方，居然還有人在這喂流浪貓，想著想著，感到有哪裡不對勁，卻想不通，便隨手把貓糧丟進背包裡。

#4 提刀勇闖妖氣地

隱約中看見眼前一座長方形的建築物，剝落的外牆還有一個殘舊的十字架，有一道已經鏽跡斑斑的鐵門，無一不再說明是一間已經廢棄多時的學校。

「抱歉，來晚了」書桐帶有歉意地說。

「無所謂啦」陳子銳笑嘿嘿地說。

書桐看他們的裝扮與咖啡廳時差不多，欣欣依然拿著她那支綠色的玉笛，而葉藍和陳子銳也只是手中多了把劍和刀。

「這裡的妖光衝天，我們直接破了結界進去？」葉藍問道。

欣欣一臉擔憂地說「可是，這樣的話就要速戰速決了，不然怕會招來更強大的妖」。

「鏗鏘」陳子銳一刀把鎖劈開道「怕甚麼，這些小妖，我們輕鬆收拾。」

學校的環境瞬間變得綠霧瀰漫，一陣腥風撲面，原本空盪盪的操場，現在都是一雙雙綠幽幽的眼睛，齊刷刷地盯著四人看。這時書桐才想通剛剛貓糧的問題，心裡想「那有人開貓糧是開三個裂口，原來是貓妖」。

葉藍和陳子銳提起武器隨著幽幽笛聲向前衝，葉藍不知何時手中多了數支旗子，但是一面迎敵，一面插旗，使他手忙腳亂，書桐眼見及此，便衝上前幫忙，讓葉藍可以騰出手。這時，開始有貓妖慢慢地昏倒，這時，書桐卻突然恍神，一隻利爪迎面而來，即將劃破她的臉龐時，藍光一閃，貓妖被拍飛出去。

「小心點你那可愛的臉被毀」葉藍輕輕地說。

書桐來不及回應，葉藍便跑到對角插下旗子，一道藍色結界被築起。

這時，書桐才看向陳子銳的方向，陳子銳的移動伴隨著黑色旋風，沿路上的貓妖被卷到空中，直到他衝進大堂，貓妖們紛紛從空中摔成肉醬。「呃」，笛聲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陣嘔吐聲，書桐看見欣欣在狂嘔不止，又看向葉藍，只見他的臉面蒼白。笛聲雖然停了，幸好，貓妖們也昏了過去。

就在書桐扶著一臉蒼白的欣欣等待葉藍收回旗子時，看見在樓梯轉角位有一位打著雨傘的人影，不過眨眼就不見了。

「抱歉抱歉，用力過猛」陳子銳一臉尷尬撓著頭說。

「算了吧，下次麻煩注意點」書桐冷冷地說，而欣欣則不理會他，把臉轉開。

等到葉藍回來，他們便上一層前進。

到了學校的一樓，伸手不見五指，書桐拿出符唸道「焚符咒」，總算在漆黑一片的環境中帶來一點光明，但只能隱約見到一條直直的走廊。他們四人，以書桐拿著焚符帶頭，隨後的是葉藍、欣欣和陳

子銳，緩慢地向前走，經過了數個課室的門，他們想開時，發現都上鎖了，而門外均有一個空櫃。

「呼呼」的風聲把櫃門吹得「轟轟」地開合，他們總算到了走廊的盡頭，書桐抬頭一看，「是電制房，而且沒有上鎖」興奮地說。「咄嗒」一聲，走廊瞬間燈火通明，這時，他們才發現陳子銳不見了。

「陳子銳，你在哪」他們小聲地喊道，還把數間課室都強行爆開，但只看見一片廢墟，仍然不見陳子銳的身影。

「不對，那個課室是不是少了個櫃」書桐望向第一間課室說。

「對，剛剛經過時還在的」葉藍思索後肯定地說。

「怎麼辦，我們時間有限，可是也不能丟下他」欣欣擔憂地說。

葉藍想了想就「先不管他了，把大妖捉了，還不怕找不到他嗎。」

由於時間緊迫，他們也不浪費時間，馬上衝到二樓。

#5 幽幽藍光見飛貓

一出樓梯口，眼前黑影一閃而過，書桐的衣服便被劃破，只能嗅到一陣腥味，緊接著，又一道黑影飛過，欣欣的衣服被劃破，白雪般的肌膚出現三道鮮紅色、冒著綠煙的血痕，她馬上隨之頭昏眼花，倒在地上。

葉藍眼見及此，為免再受襲擊，馬上佈下陣法。在幽幽藍光的陣法內，書桐從背包拿出了祛邪符，貼在欣欣的傷口上，傷口處傳來一陣「沙沙」聲。

「這道符是防止傷口被妖氣侵蝕，忍著點」書桐看向滿頭大汗的欣欣說，而葉藍在一旁警戒，但是黑影再也沒有出現。

「看來黑影是感受到我們的氣息才出來」書桐說道。

「應該是，而這個陣法把我們的氣息隱藏了，所以黑影就沒出現。」葉藍認同道。

「但是，時間緊迫，我們也不能無休止地停。對了.....」書桐想了想說道，然後從背包處拿出了先前撿到的貓糧，把貓糧放在陣法外。

過了一會，兩道黑影靜悄悄地出現，左看右嗅了一段時間後才走近。原來是兩隻長了肉翅的飛貓，這兩隻貪吃的飛貓看見四周安全，便慢慢放下警覺，大快朵頤。葉藍看見牠們稍微放鬆，捉準機會，提著劍衝了出去，書桐緊隨其後。只見劍光一閃，「喵」的一聲，一隻飛貓被挑飛，喉嚨處有一條又直又長的傷口，鮮紅色的血隨著拋物線噴出，飛貓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另一隻飛貓則被書桐一張休戰符貼在身上，不能動彈之時，被施以定身咒，慢慢昏了過去。

書桐看向一身是血的葉藍，帶點激動地說「不用處處下死手吧。」

「手下留情，死的可能就是我們」葉藍淡淡地回應道。

面對葉藍的答案，書桐無以反駁，只能小聲嘟嘟「妖魔也是生命啊。」

這時，欣欣稍微清醒過來，葉藍連忙收了陣旗說「我們時間緊迫，不要再這討論無意義的東西」後，上了三層，書桐只好扶著欣欣隨之上去。

#6 輕柔笛聲在耳邊

有了先前的經歷，書桐他們小心翼翼地地上到三層後，發現三層只是一條長廊，除此之外，甚麼都沒有。他們打起十二分精神地向盡頭的下個樓梯口前進，當走到一半時，書桐雖然可以看見兩道黑影飛過，但是，亦只能勉強護著旁邊的欣欣，而她自己的左臂和右腿則難以幸免，只見纖纖玉手和白皙美腿頓時多了條顯眼的血痕，衣服和裙子也被鮮血染成紅色。這時，葉藍連忙把陣旗插在地上，可惜未能及時把牠們困在其中。在陣法內，書桐迅速把祛邪符從背包拿出來，貼在傷口上，熟識的「沙沙」聲再度響起。

「我們不是把牠們留在了上層了嗎？」書桐連忙問道。

「所以才說不要手下留情」葉藍滿頭大汗地說，看來維持陣法對他的消耗不少。

「如何是好，貓糧也沒有帶上來啊」

「嗯……」葉藍想了想，回應道「以身為餌吧」，還沒等書桐回應，他便自己一人走出陣法。

葉藍出了陣法後，黑影便伴隨著「呼呼」的風聲，不停飛來飛去。每次的風聲都會在葉藍身上劃出破痕，幸好的是，葉藍有所防備，沒有出現大傷口。

葉藍本想藉著飛貓攻擊時，利用陣法把牠們困起來，只是沒想到，飛貓的速度太快，他的身手只能極其勉強才跟上，防守已經是極限，慢慢地衣服已經破損得不能掩蓋他健碩的身材。

而書桐看著葉藍身上的傷痕，心裡想著這樣下去，葉藍遲早會不支倒地。就在葉藍的盲點被擊中時，書桐提起桃木劍衝上前，「啪砰」一聲，飛貓被擋飛回去，桃木劍上出現了一道難以察覺的細微的裂痕。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身上開始出現小傷口，而且愈來愈多。突然，「啪砰」一聲巨響，葉藍被撞飛出去。剛好，倒地時葉藍把新陣法展開，把其中一隻飛貓困在其中。書桐眼見成功，即刻把倒地的葉藍拖回舊陣法，看見大家身上眾多的小傷口。

「給你」書桐拿著祛邪符給葉藍。

被葉藍婉拒，看見他可以自己打坐，逼出妖氣後，便把符貼在自己身上。

就在他們打坐回復時，另一隻飛貓也來到新陣法外徘徊，「喵喵」聲地叫喚。書桐眼見及此，便看向葉藍。

「怎麼辦，難不成一劍殺了？」

「不然呢，你有更好的方法？」「手下留情的後果你是知道的。」

就在這時，一道火光從欣欣的身上亮起，原來是妖氣清除後，祛邪符也自行燃燒起來。欣欣總算徹底清醒過來。

「你醒了就好，你有辦法令牠們昏過去嗎？」書桐看著欣欣問。

「我...應該可以把牠們催眠過去的」欣欣連忙回應。

說完後，便把笛吹了起來，在徐徐的笛聲下，外面的兩隻飛貓漸漸昏倒。這時，書桐才看清楚，飛貓身上既沒有被葉藍劃破的傷口，也沒有她施法後，殘留的法力，想來這是不同的兩隻飛貓。

等待葉藍打坐完後，他們走到了下一個樓梯口。在這裡，他們看到一個打著青色雨傘的女孩，背對著站在那裡。突然，女孩回頭，隱約看到臉上有貓鬚鬚的可愛女孩，只見她的雨傘向他們一揮，把視線擋住後，反應過來時，欣欣和女孩都不見了，書桐連忙拖著葉藍向上一層追。

#7 紅顏怒召五色雷

書桐一出樓梯，迎面而來的是一隻巨大貓爪，葉藍連忙把沒有反應過來的她拉後拉，站在樓梯梯階的他們卻看不見巨爪的蹤影，彷彿剛剛只是幻覺，書桐慢慢地走出去，迎接她的是一張被放大的貓臉。書桐連忙躲回去後，再次揮著桃木劍走出去。

這次總算沒有迎面碰著甚麼，葉藍和書桐站在樓梯口看向不遠處，原來是一隻體形如虎的貓。虎貓看見他們後，氣勢如虹地向他們跑來，葉藍連忙把陣旗插在地上。只是沒想到，虎貓一下就把陣法拍出了裂痕，葉藍和書桐對望無言。裂痕隨著虎貓攻擊愈來愈多，就在陣法破碎一刻，葉藍提著劍向牠衝去，一人一貓，爪光劍影，有來有往。「砰」一聲巨響，只見虎貓被巨大沖擊力撞飛，直到撞上樓梯的一道綠色結界才停下來，身上有數個槍洞。葉藍看向書桐，她正提著散彈槍，槍口冒著白煙。

「吼」虎貓發出一聲憤怒的咆哮，沒想到散彈槍對牠的作用甚微，反而激起了牠野獸的天性。虎貓怒氣沖沖地向他們衝撞，他們一下子被撞倒在地，不能動彈，只能干瞪著眼，望住牠的巨爪向她拍來，心裡默默祈禱「老天爺，我還不想死啊。」

就在這時，葉藍頂著眩暈，連忙擋在書桐身前，用劍把虎貓的巨爪擋著，巨力使他不由得向下一跪。

「啪嚓」，葉藍的劍承受不了巨力，斷成兩截，而他亦被巨爪在胸前劃出一條觸目驚心的傷口，冒著綠煙，鮮血噴滿一地。這時，書桐才從驚呆中醒來，看見葉藍的慘況，情急下拿起了桃木劍，使出一道五雷術。

「轟隆轟隆」伴隨著雷響，虎貓的頭上出現一團五色雲，順著橙、黃、紅、綠和紫的次序，五種顏色的天雷向虎貓劈去。橙雷落下，道行盡散；黃雷落下，肉體破碎；紅雷落下，鮮血蒸發；綠雷落下，妖丹化塵；紫雷落下，魂飛魄散，從此而後，不再存在於生死冊。

隨著虎貓煙消雲散，書桐連忙把剩下的祛邪符貼在葉藍的傷口上，他亦馬上運功療傷，幸好，傷口雖恐怖，卻沒想像中嚴重，傷口很快就停住血了，只是妖氣難除。書桐用光了祛邪符，也未能把妖氣祛除，而葉藍亦因妖氣入體，昏了過去。

「沒辦法了，試試吧」書桐拿住最後一束祛邪符低語道。

然後把符塞到嘴裡後，親吻著葉藍，書桐頭上冒起雨點般的汗水，她忍著嘴裡被燃燒的符燒著的痛楚，吸走葉藍身上的妖氣。隨著書桐吸入妖氣時，她的眼睛不知不覺地轉為紫色，直到葉藍的妖氣被吸盡才變回原樣。

對於這個方法，書桐也沒想到有用，在旁邊吐了吐嘴中的灰後，靜靜地調息等昏迷的葉藍，過了一會葉藍就醒了，看起來除了面色蒼白，已無大礙。

「妖氣是如何清光的」葉藍虛弱地問書桐。

書桐隨意找個理由推塘過去，為了躲避問題，連忙找個藉口拖著他上了一層。

#8 身旁友人不再單

在這一層，書桐和葉藍終於找到了欣欣，也不算找到，他們剛到這層就看見欣欣拖著一位靈氣動人、打著青色雨傘的少女，只是眼神間帶點妖邪之氣。

「總算找到你了，你沒事吧」書桐看著欣欣哭腫了的眼，緊張地問。

「沒事，她也沒有傷害我」欣欣帶點哭腔回應道「你們能不能放過她。」

「哼，他們聯手也不見得打得過我，何況已經傷了一個」旁邊的少女躍躍欲試地說道。

欣欣連忙拉著她，護在身後，不讓她上前。

「不行，妖就是妖，只有死了，才可以不進鎖妖塔」葉藍虛弱地說。

少女聽到後，怒氣沖天，甩開了欣欣的手，一個彎腰衝撞，速度之快，力量之大，葉藍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撞飛，吐出鮮血。書桐沒辦法，只好拿出散彈槍，逼退少女，少女一個加速，書桐就反應不來，被她貼了身，書桐只能防守，沒有反擊的能力。突然，「砰」一聲，少女被書桐捉到破綻，一槍把她擊飛，少女才停下了進攻。這時，葉藍捉緊機會，連忙一手劍指向少女後背打去，沒想到，欣欣替少女硬接了下來。

「欸」欣欣一口鮮血噴出，少女馬上一爪逼退了葉藍，扶著欣欣。

「你不要死啊」少女流著眼淚，沙啞地說道。她身上的黑珠子也慢慢變回白色，一縷黑煙悄悄離去。

欣欣摸了摸她的頭，安慰地道「小傷而已，沒事的」，但很快就昏了過去。

正當他們手足無措時，失蹤多時的陳子銳出現了。

「哇，我才不見一會，你們就傷的傷，殘的殘了」陳子銳笑道「這可愛的美人是誰？」

葉藍基於內疚默不作聲，書桐隨意地說「別那麼多廢話，欣欣受傷了，你有沒有辦法？」

「有啊，我懂點醫術」，陳子銳的回應使眾人燃起了希望，沒想到，書桐不抱希望的一問，帶來了希望。

突然，陳子銳偷襲葉藍，把他打暈。

「你...」書桐還未說就被陳子銳打斷。

「你甚麼你，他也沒好到那裡去，昏了對他更好」陳子銳說道。然後，就把自己的雙眼蒙住，讓少女把欣欣的上衣拉開，露出了她大片美白如玉的肌膚，只剩下內衣遮掩，在這片令人垂涎的肌膚上，有一個鮮紅色的血洞。陳子銳的手亮起了白光，按在她的傷口上。

「好了」陳子銳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地說。

沒過多久，欣欣就醒了過來。

「謝謝你」欣欣虛弱地說。

「醒來就好」陳子銳回應道「你們先走吧。」

書桐也表示同意，少女就扶著欣欣離去。

陳子銳看完地上昏迷的葉藍，對書桐說先把他帶回去治療後，讓她留下收拾，也離開了。

四人一起來，沒想到，只剩下自己，書桐想到這裡不由得觸境傷情，幸好的是，這次其他人不是魂歸地府。書桐迅速地把其他妖也驅趕走，不要在此逗留。而她忙完後，天邊的太陽也悄悄出來了，她拖著疲倦的身體趕緊回家梳洗後，倒頭就睡了。

#9 夢中輪迴千百次

一個月後，書桐經常在睡夢中迷迷糊糊地看見自己身在一座寺廟，四周都是僧人的屍體，而她正在被十八位僧人圍成的陣法困著，帶頭的是位布衣僧人。

「阿彌陀佛，施主，要平心靜氣，控制自己」布衣僧人呵斥道，然後便一道佛印打在她的腦門上。

「啊」書桐從惡夢中驚醒「好在是場夢，那一掌下來，不死也只剩下半條命了。」

這一個月來，她不停重覆發著這個夢，每次也這樣感慨，但今天不一樣的是。

「啊」她看一看鬧鐘後，再次驚叫起來「要遲到了！」連忙梳洗後，換上校服就跑出門了。

「鈴鈴鈴」學校的鐘聲響起。

「呼呼呼，幸好趕得上」書桐氣喘喘地唸道。

上課時，班上來了一位轉校生。

「啪啪啪，歡迎今年開始與我們一起上學的陳子銳同學」黃老師拍著手地說道。

「大家好啊，我叫陳子銳，是剛從南區轉過來的，多多指教」陳子銳說道。

「好帥啊」

「對啊」

「氣宇不凡」台下的女生因陳子銳的到來，七嘴八舌地起哄，但有一句與眾不同的聲音。

「你...終於找到你了」書桐氣得拍枱，就要破口大罵。

「哇，書桐，好久沒見，來個擁抱」陳子銳張開雙手向著她走來，然後就被黃老師一本書打在頭上才消停下來。然後，書桐就被各種妒嫉眼神盯著，沒辦法，班上就只有她旁邊有一個空位。

書桐抓住陳子銳的手，緊張地問「找了你一個月，訊息也不回，葉藍現在如何」。

「先不要說這個，給你看段影片」陳子銳不急不緩地拿手機給她看，原來是欣欣的消息。

當時的少女，原來叫雨萱，現在轉入了欣欣的學校，和她生活在一起。

「雖然妖在平常時，難以被發現，但萬一出事就不怕被其他法師發現嗎？」書桐問。

「不用怕啦，雨萱身上有影靈珠，原本就不會露出妖氣，只是當時影靈珠不知被甚麼影響，失去了作用。陳子銳淡定地回答。

「那葉藍呢」書桐握起拳頭問。

「他...也沒大事，放心吧」陳子銳說，但是，書桐看著他逃避的眼神就知他在說慌，然後，捉起他的衣領。

在書桐的威脅下，陳子銳終於說出葉藍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期間需要在家泡藥，不能隨意移動，還逼出了葉藍的地址，打定主意，放學後去探望他，這才鬆一口氣，開始關注陳子銳的到來。

就在這時，一個充滿煞氣的女子來到書桐旁邊。

「不錯啊，沒有就這樣死掉」女子冷冷地說道，然後放下一袋東西，頭也不回離開了。

「她是誰啊，好有煞氣的美人」陳子銳連忙問。

#10 人生之路早注定

書桐打開女子送來的包裹，原來一堆的子彈。

「快告訴我，她是誰啊」陳子銳又再追問。

「她是驅魔隊十二地支中的辰隊的隊長趙嘉琪」書桐不耐煩地回應。

「哦哦，那她為什麼來找你？」

「你們認識嗎？」

「她有沒有男朋友啊？」

「要不要介紹一個給她？」陳子銳一口氣問了數個問題。

面對他的問題，正好放學的鐘聲響起，書桐直接掉頭走了。

走在人跡稀少的舊城區街道，五花八門的便宜商品吸引著書桐，初初的她走到了天仙子甜品店買了一個黑森林蛋糕，離開後又到了斜對面的雜貨店走了一圈，出來後手上拿著一把亮黑的劍，再到附近的占卜店，一路上種滿了奇花異草。

書桐看著花紅柳綠中的假連翹，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哎」一聲，左手不小心被假連翹弄傷。「啊啊啊」左手出現了一道粉色的線條，伴隨著劇痛，形成了一個符號紋身。這個痛楚來得快，去得快，只剩下她氣喘喘地坐地上，滿頭大汗。

過了一會，回覆氣力的書桐從包裡拿了祛邪符貼在紋身上，卻沒有任何反應。不再理會的書桐繼續她的行程，總算走到了一家名為占卜之星的店鋪。看著這間平平無奇的店鋪，書桐心裡卻有一絲涼意，她硬著頭皮走了進去。

走進店裡後，看見的是一條兩旁種滿了花草的走廊，她一路走，一路看花草，天仙子、假連翹、曼陀羅花、罌粟花和黑玫瑰。走完後，總算看到了店主。

「歡迎光臨」店主溫柔的聲音。

「我想把槍上的刻印去除」書桐看著平易近人的店主，心裡的警戒消去了一半。然後，把散彈槍放在桌上。

店主也不廢話，把一些草草葉葉，令書桐大開眼界的魔法材料放在桌上，在銅盤裡混和後，一道火焰沖天而起，陸陸續續又加了些草草葉葉。槍上的驅魔隊印記發出一道藍光後，黯然失色，再沒有法力的反應。

「對了，你知這個是甚麼嗎」書桐看到假連翹，想起了紋身。

「你很快就會知道」店主一面凝重地說「過得了阻礙，擋不了因果。」

回去的路上，書桐一直在想店主的話「你和我有緣，剛剛走過是你的人生花路。始於惡意、過了巫術，到了絕望的愛、面向兩極之花，終結於絕望。」

#11 情劫方知意中人

書桐在恍神間走到了葉藍家的樓下。

「你在這裡幹嗎？」

「啊」書桐被拍了一下肩膀，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原來是陳子銳。

「沒甚麼，走著走著就來了這裡」書桐呆呆地回應，然後又想起了蛋糕「對了，你把這個給葉藍。」

陳子銳才不管她，直接把還在發呆的她拖到了葉藍家去。

不知道陳子銳在哪裡得到的鎖匙，直接把門打開。葉藍的家是四四方方，傢俱不多，正中間有一個大圓桶，葉藍浸在其中。

「啪」陳子銳一下把葉藍拍醒，半醒半睡的葉藍直接站了起來，八塊腹肌、人魚線，完美的胴體被書桐一覽無遺，「咕嚕」她吞了吞口水，直到她看到胸前猙獰的傷口才回過神，連忙把視線擰開。

「啪啪」羞憤的葉藍把氣出在陳子銳身上後，馬上把衣服穿好。

葉藍穿好衣服後，書桐尷尬地擰回來。

她把買來的黑森林蛋糕放在桌上後，又把背上的布袋放在桌上。

「哇，是蛋糕，我去拿刀」陳子銳去了廚房。

「這是買來謝謝你的禮物。」然後把布袋打開，是一把亮黑的劍，「這把劍喚作弒魔，想來你會喜歡。」

「謝謝」葉藍看見此劍就迷上了，不加作推塘就收下了，甚至激動得抱著書桐。

「咳咳」陳子銳不識趣地打斷了他們，把蛋糕分好後「唉這裡有劍，何必要我去拿刀呢，借故把我調走才是真的。」

葉藍和書桐正為剛剛的事害羞，聽了他的話更面紅耳赤，低頭吃蛋糕。

「對了，我有位筆友請我去離島遊玩，你們要一起嗎？」陳子銳的話舒緩了氣氛。

「好啊」書桐聽了有得玩就恢復原貌「我也沒有去過離島，但是葉藍的傷。」

「過幾天就恢復得七七八八，不用擔心」葉藍說。

「對，何況有事還有我在呢」陳子銳說。

吃完蛋糕，把事情定好後，書桐就回家了。在路上，她在符上寫了去離島的事後，把符折成紙紙鶴，傳訊息給老道，誰叫那老頭不用電話，還要這麼麻煩。

總算回到家了，她這時才有空仔細研究她手上的紋身，又似狼又似狐的圖騰，顏色好像比初初更深了，也許是幻覺吧，反而樣子令她想起了狐妖的詛咒，連忙拍照去問趙嘉琪後，得知她沒有這個紋身，但會替她在驅魔隊的圖書館查一下資料。

轉眼就來到了出發的日子。

神出鬼沒的老道一早就來找書桐，給她一封被封印的信，說合適的時候就會打開。

#12 天堂之下是地獄

涼風陣陣，帶來了海邊獨有的淡淡咸味，看著茫茫大海，書桐又陷入迷茫中，店主的話語她只想通巫術，想來是狐妖的詛咒，絕望的愛後的句子看來是還沒到，但是，惡意又是甚麼。她忽然想到了失去了的記憶，連忙把問題寫在紙鶴上。在她不察覺下包中的信一道黃光後，封印就被解除了。

「你好啊，好久沒見」一道女聲傳來。

書桐回頭一看，居然是欣欣，我馬上發訊息問陳子銳，得來了一切沒問題的答案後就放下心來。

「哇，欣欣，好久沒見，這位就是雨萱小姐吧？」書桐說。

「對啊，你們也見過就不用介紹了吧」欣欣說。

「你們在說甚麼」熟識的爽朗聲傳來，不用看都知是陳子銳。

今天讓書桐吃驚的事不只如此，沒想到趙嘉琪居然也和他們在一起。雨萱看到葉藍時，就露出了一副厭惡的臉，反而葉藍對她沒有印象，還要他們互相介紹。

「你為什麼也來了」書桐靜悄悄地問趙嘉琪。

「沒甚麼，有人邀請，順道來出任務」趙嘉琪依然是冷淡的語氣，隊長死後，她就變成了這樣。

書桐又低聲問陳子銳「葉藍和欣欣他們甚麼回事。」

陳子銳回應「我也不知甚麼回事，葉藍對雨萱沒有了任何記憶，應該說他的記憶停在了被劃破胸前的那一刻。」

「原來如此，雨萱看來是欣欣的關係而來」書桐恍然大悟道。

等了一會，終於伴隨著陳子銳一聲「出發」，一行人登上了前往離島的船。在船上，陳子銳說了這位筆友的來歷。

陳子銳娓娓道來：「他叫印光，是那裡寺廟的主持，從他的字行間經常加入些佛說，寫過他的理想是普渡眾生，所以我感覺他一定是位虔誠的僧人……」

聽到這，眾人不免擔心起來，導遊是位如此沉悶的人，這次旅程難道是寺廟修行營，愈想愈頭痛。隨即就不管陳子銳，各自玩起了上來。只有書桐和趙嘉琪坐在一旁，趙嘉琪是性格使然，而書桐概是心裡有些不安的預感，靜靜地坐在一搖一搖的船邊，看向船外的驚濤駭浪，又看向遠方的離島。

他們在船上歡樂時，烏雲密布的離島上，一位穿花襯衫的男子正在檢查旅館裡的一具同樣穿著花襯衫的屍體，屍體被破壞得血肉模糊，像被動物撕咬過一般。

#13 世外桃源樂悠悠

一行人下了船，像是來了世外桃源，一眼望去就是水天一色的陽光與海灘，眾人不斷發出讚嘆的聲音，而已，把一直纏繞書桐的擔任一掃而清。

這時，看見一名花襯衫的光頭男子向他們揮手，手上拿著「陳子銳一行人」的紙。

「哇，你不會就是印光吧」陳子銳打量著帶著墨鏡光頭男子，可以認出他是僧人的只有頸上和手上古樸的佛珠。

「對啊」印光熱情地向陳子銳張開雙手，兩人互相抱了一抱。

眾人像被定身般呆站原地，直到他們二人有說有笑地走遠了，才連忙跟上。

印光把他們帶到旅館後就有事先離開一會，眾人在陳子銳的提議下，決定不浪費這個絕色的海灘，來一個沙灘之旅。

既然有海灘，自然少不了泳衣，他們一行人雖不是絕色，但也是少見俊男美女，他們一出沙灘就吸引了無數人的視線。葉藍的天藍色泳褲和陳子銳的鮮紅泳褲配上他們經歷過千錘百鍊的肌肉，讓在場無數女性口水直流。

當然讓人目不轉睛的當然是四女，書桐扎起了一個馬尾，把白滑的後頸露了出來，在這裡綁了一個蝴蝶結，把她穿粉色吊帶泳衣帶來的可愛感中，增添一點性感；趙嘉琪的美背在烏黑長髮中約隱約現，基本款式的黑色比基尼把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表露無遺，配上她的修長玉腿，讓人如何忍受；欣欣和雨萱穿的是比較保守的連體泳衣，款式一樣，只是欣欣是白色，雨萱是綠色的，把她們嬌小身型帶來的可愛感爆增，讓人有不一樣、可愛動人的感覺。

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

「哇，這個鴨子造型的充氣艇太適合她了吧！」陳子銳看騎著船的欣欣，口水都快流下來。

「美女要不要替你擦防曬油」他又看向曬太陽的趙嘉琪，雙手蠢蠢欲動。

然後，被旁邊的雨萱一顆石頭丟在頭上「你太吵了，滾一邊去，別阻我睡覺。」

陳子銳想到她的火爆脾氣只好悻悻而去。但是看向另一邊的美女，彷彿又找到新目標。

書桐和葉藍在欣欣的附近泡著，就在這時，一個急流把欣欣搖得哈哈大笑。

書桐卻在小聲叫「欣欣，欣欣」但聲量太小。只見她把雙手按著胸前岌岌可危的泳衣，一臉手足無措。雖然欣欣聽不見，但被她一旁的葉藍察覺，馬上把她抱著，為她鬆脫的繩子重新綁在後頸上。

黃昏來臨時，印光終於來了，與之而來的還有騷動，他依然穿著那件花襯衫，但露出了不差於葉藍他們的肌肉，出現在海灘時，一群女人像瘋了一樣把他四周圍得水泄不通，足以顯示他在小島上的人氣。

皓月高掛，陳子銳建議大家合照一張，在明月和大海的配襯下，「咔嚓」一聲後。他們才盡興而歸。回旅館換衣服後，在附近的餐廳吃飯。

「啊」一聲尖叫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14 以貌取人險大錯

熱鬧的人群在警戒線外圍觀著，把出事的旅館圍得水泄不通。

「又一單『花襯衫的命案』。」

「對啊，聽說這次死得更慘，內臟都被拖出來。」

「不要說了，真悔氣，來遊玩都碰上這種事」看了看身上的花襯衫。

四周的人群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論著，就在書桐他們在八卦時，一名調查人員走來。

「主持，這次又要麻煩你了」他向著印光恭敬地說，然後請他進去。

他向眾人說了聲「抱歉，先失陪」後也進去。

「真奇怪，出命案都關和尚事」雨萱自言自語。

「所以看來這事不單單只是普通命案了」在她旁邊的趙嘉琪說，接著就把驅魔局的證件拿出來，讓書桐一起跟了進去。

只剩下其他人在原地面面相覷。

一間標準的套房，四周的天花牆壁都染上鮮紅色的血，屍體被蓋上了白布，還沒來得及搬走。

「有甚麼線索」趙嘉琪向印光問。

印光看見她們呆了呆，看到胸口的證件就明白了，接著回應她「死者不知道是得罪了甚麼，被開膛破肚，內臟不見了一部分，簡單而言，就像被凶禽猛獸撕咬過一般。」

「最重要的是，屍體佈滿了怨魂獨有慘白色的死氣和綠色的妖氣」印光神色凝重地說。

趙嘉琪拿出一部探測超自然電子異象機，即是所謂的「測鬼機」，又帶上了測妖眼鏡，在房間四處探測，但是機器完全沒有反應。

「但是這裡沒有鬼魂殘留的氣息，也沒有妖物露出馬腳的行跡」趙嘉琪看到結果也一臉凝重「莫非是魔！？」

正當他們一籌莫展時，葉藍他們也沒有閒著，欣欣藉著雨萱感應同類的能力，模糊地跟到一座燈光通明的旅館。

葉藍馬上向書桐發了訊息，給了地址，讓他們過來。

陳子銳推開旅館的大門，「歡迎光臨」一位笑容滿臉的大姐姐正站在大門後。他們尷尬地連忙把手上的法器收起。

「嘿，這裡有沒有甚麼奇怪的客人啊」陳子銳問。

「有啊，最奇怪的人就是.....你們，年紀不大，拿著刀刀劍劍是幹什麼」大姐姐笑罵他們。

交流間，他們的警戒就不知不覺地放鬆，只有雨萱一直崩緊著神經，直覺告訴她，面前的並不是人。

「這位小姑娘真可愛」大姐姐邊說邊把手摸向雨萱的頭。突然，大姐姐的容貌變得猙獰，指上長出利爪，向雨萱的頭頂拍去。幸好，雨萱反應迅速，頭一擰，避過致命傷，被拍中肩膀，倒在地上昏迷。

這時，其他人才反應過來，把法器拿出，但已經晚了。白煙四起，掩蓋了他們的視線，當煙霧散去時，大姐姐已經失去蹤影，只留下燈火通明的旅館。

他們連忙把雨萱帶回旅館治療，路上遇見趕來的書桐三人，把情況告訴他們後，一起回去。

就在他們走後不久，原本燈火輝煌的旅館，一閃一閃地暗了下來。